岁时记

清明思亲

◎廖 雪

人生四季轮回，有生机勃勃的春夏，也有万物凋零的秋冬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逝世的亲人越来越多，忧思也越来越重。这是来自血脉的眷恋，是人间最绵长的思念，在记忆的沃土上长成了遮天蔽日的大树。

又一年清明到了，田野上的油菜花已开成了花海，大片的金黄热闹灿烂，旺盛诱人。但此时的天空却阴沉着脸，脸上灰蒙蒙的，阴郁着，下着雨。这些来自苍穹的眼泪，绵密细长，斜斜落下，带着凉意，带着岁月的低语，以铺天盖地的形态，湿了行人的衣衫，渗入了裂开无数口子的思念的沟壑。

积攒了一年的思念早已泛滥成灾，按捺不住地想要倾泻出来。山径蜿蜒狭小，崎岖不平，但脚步还是带着重逢的急促，不想言语，只想快点到达亲人的墓前。目的地愈近，曾经在一起时的生活片段就愈清晰。亲人给予过的关怀呵护，温暖了无数个寒夜，不敢、不能、亦不想忘。

山风渐生，裹挟着泥土和草木的气味，掠过枝繁叶茂的大树，拂过撑伞的蒲公英和蓬勃绿草，惊起鸟儿脱落的羽毛，终于，来到了墓前。轻轻地，它围着墓碑打了好几个旋儿，徘徊一会后，又匆匆朝远方一众山岭而去。

经过了一年时间，亲人的墓前长满了蕨类绿植，覆满苔衣的墓碑斑驳褪色，我用指尖拂过上面逐渐变淡的名字，凉意蔓延而上，往事骤然翻涌，眼眶倏然盈满，分不清是雨水模糊了眼，还是往事成殇刺痛了眼。山雾洇湿，半隐在烟幕中的山脉矗立着，似乎在叹息——我和亲人共度的那些清晨日落，早已远去。

默默地把墓前的腐叶败枝清除，扬起父亲握过的旧镰刀割掉杂草，再拿起铁锹添上新土，墓地周围终于整洁如新。我们相继从箩格里取出亲人生前最爱的酒菜一一摆好，点燃香烛，焚烧纸钱。说话间，一阵风把灰烬托起，宛如一只只灵动的蝴蝶，又似亲人跨越时空的回应。声声叮咛萦绕耳畔，被时光冲淡的记忆，顿时鲜活如初开的三角梅。

传承了几千年的清明节俗，是生者眼泪的归依，亦是和逝者重逢的桥梁。山雾渐渐淡去，扫墓的人要下山了，回归到凡尘俗世，市井喧嚣。独留那漫山的草木野蛮生长，用它们的茂盛和崛强，日夜陪伴着长眠的亲人。

洋紫荆花开 傅静 摄

草木记

洋紫荆花开

◎冯 枝

阳春三月，草长莺飞，合浦县公馆镇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绚烂多彩的时刻。在这个季节里，公馆镇两条绕城路旁的洋紫荆如约绽放，将整个小镇装点得如梦似幻。这种北海最常见的洋紫荆也叫宫粉羊蹄甲，春季盛花期花开满树，粉白、粉紫、深紫，各色洋紫荆花交织在一起，仿佛是大自然最精致的手笔，绘就了一幅动人心魄的画卷。

清晨，天光初露，我骑着小电驴徜徉于这条开满洋紫荆的去往学校的公路上，心情无比舒畅。抬眼望去，只见各色洋紫荆花簇拥在枝头，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一场盛宴。它们赶趟儿似的开满了花，宛如高贵的绸带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美不胜收。

洋紫荆的花瓣质地如绢，轻盈而柔软。有的花瓣全都展开了，随风翩翩起舞，宛如一群穿着彩衣的仙子；有的花瓣才展开几片，仿佛在探头张望这个新奇的世界；有的还是花骨朵，形状像一个个小桃子，饱胀得似乎马上就要破裂开来。这些花骨朵儿中，有的合拢的花瓣尖处就像一张小巧玲珑的粉唇。偶尔一阵清风吹过，花瓣纷纷飞落，犹如彩蝶翩翩起舞，这不禁让我想到了陶渊明笔下的《桃花源记》里“落英缤纷”的美景。

走在这样的路上，每一步都踏着花香，每一次呼吸都仿佛能吸进满腔的芬芳。洋紫荆花并不娇弱，它们以一种坚韧而优雅的姿态挺立于枝头，无论是晨光初照还是夕阳西下，都展现出不同的风情。早晨，露珠轻挂于花瓣之上，晶莹剔透，像是给每一朵花都镶嵌上了珍珠；而到了傍晚，夕阳的余晖洒在花丛间，又给这些花朵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。

洋紫荆的美，不仅仅在于它的色彩和形态，更在于它所传递的那份生机与希望。在公馆镇，洋紫荆几乎成为了春天的代名词，每当它们盛开，就意味着万物复苏，生机勃勃。人们在这样的季节里，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，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能随着花香飘散而去。

对于公馆镇人来说，洋紫荆花不仅仅是一种观赏植物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老一辈人常常会在花下回忆往昔，讲述那些关于青春、关于爱情、关于奋斗的故事；年轻人更喜欢在花间嬉戏，或是拍照留念，将这份美好永远定格在记忆之中；孩子们则对洋紫荆充满了好奇，他们在花丛中追逐蝴蝶，捡起掉落的花瓣夹在书页间，仿佛这样就能留住整个春天。

洋紫荆花还象征着团结与和谐。我最早知道洋紫荆花，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，“紫荆花”作为香港的市花（香港市花为红花羊蹄甲，冬春开深紫色花且不结果），被每一个期盼团圆的国人深深地刻进脑海。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上的紫荆花形象，其实为洋紫荆。（“紫荆花”的叫法，是从香港回归时才开始的，当时许多媒体在报道中使用了这个名字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紫荆和红花羊蹄甲并不是一种植物。）如今，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已经有28个春天了，洋紫荆花和我们一起，共同见证了祖国和香港的繁荣昌盛。

在这个洋紫荆盛放的季节里，公馆镇仿佛变成了一座花的海洋，每一处都是风景，每一步都踏着诗意。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，走进这片花海，让心灵在花香中得到净化与升华。

学思集

苏麟献诗

◎李显坤

南宋俞文豹《清夜录》有载：“范文正公镇钱塘，兵官皆被荐，独巡检苏麟不见录，乃献诗云：‘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易为春。’”说的是北宋时，范仲淹在朝廷担任要职，也曾多次镇守地方。在任杭州知州时，城中文武官员，大多得到过他的推荐提拔，受到过他的关心帮助，故而对其格外崇敬。唯有苏麟，因在杭州城外的县里担任“巡检”，所以没有得到什么照顾。

苏麟想，自己一定是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。怎么办呢？直接去找，是在争官位，何况这也是不便明说的；若不说，内心又很不平衡。为此，他一度心情沉重。一天，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委婉的办法：在重文轻武的宋代，读书人出身的官员几乎人人会写诗，于是苏麟写了首献诗去向堪称文坛宗师的范大人请教。

范仲淹读了苏麟的献诗，懂得了诗中的言外之意，也开始留心考察其人。一段时间后，苏麟得到了提拔，而这两句诗如今人尽皆知，苏麟也得以因此闻名后世，成为了文学典故中一个特殊的存在。

从这个典故让我们认识到，解决问题也是一个艺术的过程，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灵活的思维。无论是在情感立场上还是在表达方式上，我们都可以通过诗性心灵将自己的感觉、情绪、领悟诗意地表达出来，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的状态和气韵。如此，不仅能够优雅地解决问题，也可使人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既尊重了他人，也展现了自我价值、自我尊重，拓宽了解决问题的渠道。

家乡小桥（水彩画） 徐成文 作

树影婆娑 张成林 摄

微小说

黄花风铃

◎张海珍

小区旁边有个垃圾中转站。每天，小城的垃圾车将各个小区收集到的生活垃圾运送到这个中转站。环卫工人早出晚归，垃圾车亦是如此。装卸垃圾时，垃圾车发出震耳轰鸣，垃圾的腐臭味持续在在小区周围弥散，路过的市民或屏住呼吸或掩鼻而过，一到夜里，那些老鼠、蟑螂四处爬行……居住于此的群众苦不堪言，小区房价也因此大打折扣。

为此，小区居民不止一次向上级部门反映，希望能把垃圾中转站搬离。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

小区居民老王也是反映垃圾场扰民问题的其中一员。老王夫妻俩均已退休，老伴去大城市照顾外甥了，老王独自住在小区。他喜欢小城市，公园、菜市场也近，生活方便，而且这里有他多年的老朋友。他早上吃完早餐后去公园打打太极散散步，跟老朋友们喝喝茶聊聊天，没事就养些花花草草，生活平静而充实。唯一令老王苦恼就是这中转站的车早早晚晚地响，他睡眠浅，经常被吵醒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后来老王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在小区周围空地上种上了一些黄花风铃木。

冬去春来，这些树在一个春天的早上，不约而同开满了明黄色的鲜花，鲜艳夺目。花开的时候，树上一片叶子都没有，一眼望去，满树的金黄，映着淡蓝色的天空，真是美不胜收。这黄花风铃的出现仿佛唤醒了整个春天，经过此地的市民们无不惊叹夸赞，纷纷驻足拍照、录像并分享到网络上……就这样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小区里的黄花风铃木竟成了网传的“打卡胜地”。同时，大家也注意到了旁边的垃圾中转站。惊艳美丽的黄花风铃与臭气冲天的垃圾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没过多久，垃圾中转站就搬离了。

踏歌行

版纳游记

◎陈泮蓉

从昆明转车到西双版纳，虽相距只有五百公里，但气温差令人惊奇。如将昆明气候比成温柔似水的姑娘，将你轻柔抚摸，那西双版纳可谓是泼辣的“川妹子”——十二月的时节，气温竟高达三十摄氏度！一下车，我与友人赶紧脱下外套，换上轻薄的衣衫。站台上的风拂过，带来版纳特有的植物气息，深呼吸，丝毫不觉闷热恼人，反而被清新的空气熏醉了。早就听说西双版纳是坐落在城市的原始森林，今日一见果不其然！

道路两边林立着各类栎树、橡树和叫不出名字的灌木，看了只觉得身心舒畅。当地人似乎特别关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，树上或高或低地安了人工鸟窝，天晴时，鸟儿忽高忽低地飞，在电线杆上谱一首春的歌曲。有调皮的鸟儿不怕人，在地面上围绕着人群跳跃，人们也不嫌烦闹，手上有吃食的也不吝啬，大方地与鸟儿分享。这一刻，鸟儿与人融为了一体。

为了更贴近当地人的生活，体验最真实的风土人情，我与友人特意避开了热门的旅游景点，来到了景洪市的一个偏远小镇——勐罕。勐罕常住人口不过五万，是个实实在在的小镇，却也因为它的“小”，人情味更加浓厚。进入了勐罕，仿佛走进一个和谐的自然天堂。一切都是绿意盎然，一切都是生机肆意，来往的风也染上花的清香，恨不得跟你撞个满怀，将你身上染上花香才好。骑上摩托，在林荫小道间肆意，也不贪快，得好好地赏一番这不加修饰的美景。

小镇的建筑别有一番民族风情，矮矮的吊脚，却也花了一些设计的心思。底层用来饲养动物，上层才是人的居所，虽是木质结构，但却十分坚固，不必担心木板间会发出吱呀的叫声。墙的外壁布满了精心的绘画，画中的傣族姑娘穿着织有孔雀翎纹样的传统筒裙，手上或拿着芭蕉叶做成的扇子，或戴着叮当作响的精致饰品，那婀娜的身姿，那娇俏的倩影，让人看了心醉。人们偏爱将居所嵌入自然中，居住的地方也铆足了劲要与大自然比一比美。蟹爪兰、大花蕙兰、报春花……各样的花卉林木、各样的民族风情装饰，将居所装点成花园，而人们就像在花园里辛勤耕耘的精灵，多么有趣！

沿着林荫路往前走，路上见到了一处摊位，摊主不在，两个扁担箩筐组成的摊子上摆着红色的果儿，只有一张简陋的纸板上写着“五元一盒”几个大字。我暗叹，这摊主也不怕摊子被成个包走咯！后又一想：或许是因为此地民风淳朴，摊主才会如此放心吧？我忍不住买了一盒尝尝，一入口，酸得人一激灵，隐隐还泛出一股涩味，我赶紧吐出来，好一会才恢复过来。上网一查才知道，这种如红宝石一般的果实名叫羊奶果，当地人一般会将其与盐巴、辣椒一起腌着吃，以此减少羊奶果特有的酸涩味。这么一看，与北海的酸嘢还有异曲同工之妙呢！

走累了，我便与友人随意寻了一处小摊休息，也顺带着缓解腹中之饥。点了几道当地特色的菜肴，素炒芭蕉花、茶香牛肉、棠梨花煎糯米糍粑，以及来云南吃的菌子火锅。精美的摆盘让人食指大动，舌尖上鲜美的滋味令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。云南人可真不愧是居在自然，食在自然，享受自然！

虽只在版纳待了短短的三五天时间，却已生出流连忘返之感。真希望能再来旅居版纳，品味这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璀璨的人文景观！

念亲恩

记忆的根系

◎黄铭雄

去年5月，我的孩子呱呱坠地。那稚嫩的小脸，宛如春日里初绽的花朵，惹人怜爱。奶奶将孩子轻轻抱起，眼神中满是慈爱与宠溺，忍不住低声呢喃：“要是你阿祖公在，他该多高兴啊。”

记忆中的爷爷，晚年时神智渐渐模糊，仿若一位迷失在时光深处的行者。我每次路过他身旁，他总会带着那种对待陌生人的客气，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，轻声与我打招呼。我也会停下匆忙的脚步，回应着他。我们的对话总是那样无厘头，明明我已经在社会中摸爬滚打多年，他却依旧执着地问我，在何处读书？几年级了？学习怎么样？在他混沌的记忆里，那个叫“鑫鑫”的孙子，还是背着书包、蹦蹦跳跳上学的孩童。

小时候，逢年过节是我最期待的时光。爷爷总会在几杯美酒下肚后，脸上泛起如晚霞般的红晕，整个人都精神抖擞起来。我们这群孩子便会如归巢的小鸟般，围聚在爷爷的膝前，听他用略带沙哑却充满激情的声音，讲述那些年“走日本”的英勇故事。“想当年啊，爷爷我不小心被那可恶的日本鬼子给逮住，硬生生地拖去做苦力。那日子，简直比黄连还苦。哼，我怎会甘心！于是，我就瞅准了时机，趁着那些小鬼子一个不注意，设计把他们的宝贝装备给偷了出来，趁着夜色带着装备拔腿就跑。”爷爷每次讲起这个故事，虽然细节会因酒意而略有不同，但那惊心动魄的情节，却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，打开了我幼小的心灵世界。我听得入神，心随着故事里的起伏而跳动，时而紧张地攥紧小拳头，时而因爷爷的脱险而松一口气，仿佛自己也化身成了与爷爷并肩作战的小英雄。在一次次的倾听中，一颗饱含爱国热忱的种子，悄然在心里扎下了根，并在岁月的滋养下，慢慢发芽、抽枝。

爷爷99岁那年的一个秋夜，晚风轻拂。他躺在床上，口中呢喃着些含糊不清的话，声音如风中残烛，摇曳几下后便彻底熄灭。他在睡梦中踏上了通往永恒的旅程，只留下无尽的思念在尘世间回荡。

如今，我看着怀中的孩子，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等他慢慢长大，在未来的某一个阖家团圆的过年聚餐时，我想，我也会像爷爷当年那般，小酌几杯，让微醺的思绪带着我，将爷爷曾经讲述的那些故事，一字一句地讲给孩子们听。我会告诉他，我们需要永远铭记与传承，在那个并不遥远的过去，有一位老人，用他的经历和爱，让我们懂得了那份有勇敢、有坚持、有信仰的家国情怀。